



专刊

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

YAPIANZHANZHENGSHIQI SIXIANGSHI ZILIAO XUANJI

本书收录林则徐、黄爵滋、姚莹、龚自珍、魏源、包世臣、张穆等二十余人的五十多篇反映对时局看法的作品。写作时间主要为19世纪三四十年代，可供研究鸦片战争时期社会思想之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知识产权出版社



专刊

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

YAPIANZHANZHENGSHIQI SIXIANGSHI ZILIAO XUANJI

本书收录林则徐、黄
龔自珍、魏源、包世
十余人的五十多篇反
的作品。写作时间主
三四十年代，可供研
期社会思想之参考。

莹、
寺二
有法
世纪
于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知识产权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收录林则徐、黄爵滋、姚莹、龚自珍、魏源、包世臣、张穆等二十余人的五十多篇反映对时局看法的作品。写作时间主要为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可作为研究鸦片战争时期社会思想之参考。

责任编辑：兰 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1

（近代史资料专刊）

ISBN 978-7-5130-1654-4

I. ①鸦… II. ①中… III. ①政治思想史—史料—中国—近代 IV. ①D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4974 号

近代史资料专刊

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网 址：<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325

印 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印制中心

开 本：787mm×1092mm 1/16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字 数：93 千字

ISBN 978-7-5130-1654-4/D·1624(4500)

邮 编：100088

邮 箱：bjb@cnipr.com

传 真：010-82000860 转 8240

责编邮箱：lantao@cnipr.com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6.25

印 次：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2.00 元

出版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1. 皇朝经世文编叙	魏源 (1)
2. 答萧枚生书	包世臣 (2)
3. 致广东按察姚中丞书	包世臣 (2)
4. 上宫保尚书仪真公书	陈寿祺 (5)
5. 再与总督汪尚书书	陈寿祺 (6)
6. 守御四策	林昌彝 (6)
7. 敬陈六事疏	黄爵滋 (8)
8. 答黄树斋鸿胪书	张际亮 (13)
9. 上卢厚山宫保书	张际亮 (15)
10. 送韩珠船序	梅曾亮 (15)
11. 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	黄爵滋 (16)
12. 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端片	林则徐 (19)
13. 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龚自珍 (22)
14. 水师操演废弛请飭查究折	金应麟 (24)
15. 与人笺 (八)	龚自珍 (25)
16. 复邓制府言夷务书	姚莹 (25)
17. 复奏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折	林则徐 (28)
18. 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	林则徐 (31)
19. 上扬威将军书	卜起元 (33)
20. 上杨侯陈善后事宜书	张杓 (34)
21. 上祁宫保书	张杓 (37)
22. 海疆善后疏	吴嘉宾 (39)
23. 上林少穆先生	吴嘉宾 (42)

24. 论内外罔欺疏 吴嘉宾 (43)
25. 歼夷议 包世臣 (45)
26. 致祁大臣书 包世臣 (46)
27. 平夷论 陈金城 (47)
28. 筹守福州议 陈金城 (49)
29. 建威将军江南提督忠愍陈公神道碑文 (代
苏廷玉作) 陈金城 (50)
30. 剿逆说 苏州唐某 (51)
31. 绸缪未雨编自序 杨士达 (56)
32. 与某参赞论海疆机宜书 杨士达 (57)
33. 送龙翰臣典试粤东序 王拯 (58)
34. 《圣武记》叙 魏源 (59)
35. 《海国图志》叙 魏源 (60)
36. 筹海篇一 (议守上) 魏源 (61)
37. 筹海篇二 (议守下) 魏源 (64)
38. 筹海篇三 (议战) 魏源 (66)
39. 筹海篇四 (议款) 魏源 (67)
40. 拟论姚莹功罪状 鲁一同 (70)
41. 请禁止夷民干预地方片疏 陈庆镛 (71)
42. 申明刑赏疏 陈庆镛 (71)
43. 再与方植之书 姚莹 (73)
44. 海疆善后宜重守令论 张穆 (74)
45. 弗夷贸易章程书后 张穆 (76)
46. 与徐仲升制军书 张穆 (78)
47. 上陕西巡抚林少穆先生书 卜起元 (78)
48. 复光律原书 姚莹 (80)
49. 与余小坡言西事书 姚莹 (82)
50. 与陆制军书 姚莹 (82)
- 附录一 作者简历 (84)
- 附录二 引用书稿目录 (87)

1. 皇朝经世文编叙^{代贺方伯}

魏 源

事必本夫心。玺一也，文见于朱者千万如一。有玺籀篆而朱鸟迹者乎？有朱籀篆而玺鸟迹者乎？然无星之秤不可以程物，故轻重生权衡，非权衡生轻重。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法必本于人。转五寸之毂，引重致千里；莫御之，跬步不前。然恃目巧，师意匠，般尔不能闭造而出合。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矣。今必本夫古。轩、挠上之甲子，千岁可坐致焉；然昨岁之历，今岁而不可用，高、曾器物，不如祖、父之适宜。时愈近，势愈切，圣人乘之，神明生焉，经纬起焉。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物必本夫我。然两物相摩而精者出焉，两心相质而疑难形焉，两疑相难而易简出焉。《诗》曰：“秩秩大猷，圣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又曰：“周爰咨度”，“周爰咨谋”。古人不敢自恃其心也如是，古之善入夫人人之心，又善出其人人之心以自恢其心也如是。切焉劘焉，委焉输焉，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矣。

蟠焉际焉之谓神，效焉法焉之谓事。创之因之谓之后、王、君、公；承之宣之谓之大夫、师、牧；役智、效能、分事，亹亹达之天下谓之府吏胥徒、农、工、商、贾、卒、伍。人积人之谓治；治相嬗成今古，有洿隆、有敝更之谓器与道。君、公、卿、士、庶人推本今世前世道器之洿隆所由然以自治外治，知从违、知参伍变化之谓学。学为师长，学为臣，学为士庶者也，格其心、身、家、国、天下之物，知奚以正，奚以修，奚以齐且治平者也。

饬钺，其好恶；教养，其喜乐；兵刑，其怒哀。亹亹乎经曲，森森乎精微，则遵、袭、循、守与创制同，諏、询、谋、议与施措同，胶葛纷纭、至纤至悉与性命流行品物同。骹诸事则右史所述，曠诸言则左史所记。事者，一成而不可易；言则得失繁矣，违从系矣，参伍具矣。先王以之备矇诵，知民务，集群虑，研几微，究中极；精极赜螻不为奥，博周伦物不为末，元黄相反不为异，规矩重叠不为同。

故鸠聚本朝以来，硕公、庞儒、俊士、畸民之言，都若干篇，为卷百有二十，为纲八，为目六十有三；言学之属六，言治之属五，言吏之属八，言户之属十有二，言礼之属九，言兵之属十有二，言刑之属三，言工之属九；则颺理于邵阳魏君默深，告成于道光六年柔兆阏茂之仲冬也。

（《古微堂外集》卷三）

2. 答萧枚生书（节录）时客粤海关署

包世臣

……足下洞见夷估至隐，谓十年之后，患必中于江、浙，恐前明倭祸，复见今日。非足下固莫能远虑及此也。

足下前次回江，曾言英夷占夺新埔，招闽、粤逃人，事深可虑；欲著《粤榷志储》一书，以发其机括。仆入都，就潮、惠、漳、泉州，偕解事者问之，多言新埔夷人，近改名新嘉坡，广刊汉文书籍，兹询墨农尤详备。且言前岁英夷兵船淹滞省河，洋行釀洋钱十八万洲之乃去。或言系洋行招海盗为之。又有夷使下国主书，要制军亲受，不得已使中衡广府上船受书。夷使出舱，岸人哗曰：若乃洋商伙某烂崽也，遂狂窘入舱，而中衡等即下船，其船旋遁。则知历届恫喝，皆洋行所以固垄断鸦片之局。果尔，虽必有事，不足患矣。所虑者，或有失职无行之士厕其中，如汪直、徐海者耳。英夷乾隆中已有招宝山之请，是其垂涎江、浙也久。足下有真见闻，幸以相示。

闻制府甚推重，则其署册档可得见。参以粤关册档，及时著述，不朽之业斯在。珍重千万，道光丙戌正月，世臣顿首。

（《安吴四种》卷三十五）

3. 致广东按察姚中丞书（节录）

包世臣

……阁下枢廷老宿，天下事无不经练，岂复草茅下士所能以细流土壤备不辞之数哉。唯厚辱推许，相期以古人，不敢自外，敬陈所

闻，以供采择。

窃闻广东多宝之乡，吏治至芜；舶市之所，人心至浇。是故广东有中外上下共知之大弊四，外知而中不知、下知而上不知之大患一。非阁下固无能起此沉痾而杜此乱萌者。从前节相吉公不过中材，惟以上念国是，下恤民生，遂使敛薄刑省，官民相安。况阁下挺不挠之节，坚不润之守，威德信于寰宇，谄谀逮于刍蕘者乎。

省垣两县，案件繁多。胥吏择肥，任意牵累，羁押班馆，人常数千。痍毙者日有数辈。离省较远之高、廉各郡，渡琼商旅，每有指为匪徒，飞禀省府，委员扶同，遂成冤狱。上游知而不问，大弊一也；广东盗风最炽，需次佐贰，因缘入审案局，勾结蠹役，买盗报功，超擢相继，而真盗并未伏辜。上游知而不问，大弊二也；惠、潮一带，大姓公堂至富，族匪垂涎，拘衅械斗，买人顶凶，贿官定讞，首祸正凶，逍遥事外。以讼费开销公堂，坐致丰厚。上游知而不问，大弊三也；勒缉巨案，上游限紧，有司辄将平日羁系大链之匪徒，逼供销案。上游知而不问，大弊四也。凡是四弊，皆臬司所可独断独行者，阁下断无不知，断不肯知而不问。唯痼疾已深，为之须以渐，党援至众，必得相助为理者数人，方可使小民实受其福耳。至于大患，固亦臬司职应筹办者，然斯事体大，非与制府一德同心，则力不能举。故以所闻始末，为阁下详陈之。

粤海通商夷国十数，以英吉利为最强。闻乾隆四十年间，粤东外洋有封禁地名新埔，距省垣千里而遥，粤之惠、潮，闽之漳、泉，无业贫民私逃开垦。英夷回帆过彼，欲占其地，为闽、粤客民所败。数年后，英夷以兵船至，客民降服，英夷遂踞其地。每来粤市舶返，辄留人三分之一，在彼建置城廓房室，迄今几五十年。并招嘉应州之贫士，至彼教其子弟，又召粤中书匠，刊刻汉文书籍。又闻鸦片毒烟，亦以其时始入，粤东并不行销。十数年后，省垣及惠、潮、漳、泉居人，渐染其毒。嘉庆纪年，吴、越人亦吸食。比及其末，烟毒遂遍天下。此物向在例禁，各小国所产不敢显售，必附英夷与匪徒为市。是以粤海夷商，亦以英夷为最饶，洋商但与英夷交好者，无不立致不赀。而沿海大户，皆以囤烟土为生，至以囤土之多寡，计家产厚薄。夷以土入，华以银出，以致银价踊贵，公私交病。于是议严纹银出洋

之禁，而禁后银价益长，是禁之不行可知也。

夷舶通市，止粤海一关，而厦门、兰台、宁波、乍浦、上海各关，皆有闽、广鸟船抵关转输洋货。新埔客民虽降服英夷，并未改从服色，是到各关之鸟船，未必无新埔客民在其中，以分散烟土于各省，而交结其匪民。其英夷虽未至江、浙，其党羽实已钩盘牢固。再阅数年，银长无已，公私更行困惫，不得不筹塞漏卮。漏卮之塞，必在厉禁烟土。烟禁真行，则闽、粤之富人失业，而洋商尤不便此，势必怂恿英夷出头恫喝。

又闻粤中水师，皆食土规，一旦有事，情必外向。然英夷去国五六万里，与中华争，势难相及。而新埔则近在肘腋，易为进退。况内地既有谋主，沿海复多胁从，英夷亦难保其不生歹心。乾隆、嘉庆之末，英夷两次募至天津入贡，骄倨殊甚。是固有主之者。而乾隆中，饬由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内地至厦门放洋回国；嘉庆中，饬由安徽、江西、广东内地至虎门放洋回国，使之目验内地形势。又江、浙各省市易，皆以洋钱起算，至压宝银加水。凡物之精好贵重者皆加洋称。江、淮之间，见祸事将起，辄云要闹西洋。凡此兆朕，大为可虑。新埔地向封禁，客民私逃，本应重科，似宜选胆识俱优之员，密至新埔，查看得实。或有各客民之前愆，悉徙之内地，仍前封禁……

说者必谓英夷占据日久，聚众已多，与之理论，势必不从，怵以兵威，或至拘怨，目前无事，正可苟安。一官如传舍，安能远虑百年，轻犯祸始，是则非世臣所敢知也。举此诚非易事，然事之难者，必有人举之，君子为其难者，是不得不望之于阁下也。十数年后，虽求如目前之苟安而不能，必至以忧患贻君父，夫岂君子之所忍出哉。

世臣游历，未至粤东，所陈五事，皆访之粤人，其说一口，故属虹舫附递上渎。以虹舫行速，灯下草创，语无詮次，字杂行草，伏唯涵察。道光八年四月 日，故民包世臣再拜状上。

（《安吴四种》卷三十五）

4. 上宫保尚书仪真公书（节录）

陈寿祺

.....

闻夷人互市，驾馭颇难。西洋此辈，桀骜狡黠，常有轻易中国之心。内地商贾，又往往弃谏义于彼，故益长其骄。抚之不可失怀柔，然亦不可失威重也。寿祺尝深思，天下事重有忧者。如鸦片一物，夷人贩运，既以戕中国之人，又以耗中国之财，用心叵测，流毒无穷。计二十年间，天下之甘其醢而倾其赀者，奚啻累千亿万。编氓陷之十二三焉，庠序陷之十四五焉，纨绔陷之十八九焉，冠弁陷之十一二焉。其势方日炽，而未有止，不识再复二三十年，其为戕耗又将何？若荡而不反，得无如狂国之驱不狂者而饮于狂泉耶？

岭南办此事严矣，然卒莫能禁绝者，其源在海关借是以充榷税，吏役借是以肥囊橐，洋商借是以牟奇赢。不绝其源，害莫由熄。然即使朝廷停罢互市，岁捐海上数十万金之税，而夷人失利，上下骚动，游手怨咨，何所安置。内外阻窒，思之实无良策。顾未知苍苍者之悔祸何日也？

今天子明圣，岳牧贤能，莫不孜孜然求治。然以寿祺耳目所及，则以为令长不尽择循良，虽欲求治而不可得。大吏不尽除供亿，虽欲求令长之贤而亦不可得。夫民事皆自令长始，令长廉明以勤而民服，昏墨以惰而民不服，怙酷以急而民愈不服，固也。乃其中拙者索府库以应厨传，巧者浚脂膏以奉刍秣，如此安得不上蚀而下渔。上蚀而下渔，则吏安得善，国安得治。凡人之情，处房帟则不闻门庑，间户牖则不见墙垣。州部广大，物众彙牙，耳目所寄，蒙蔽者多。即有离娄之明，恶从而周察之。故令长之贤否，谄之道府，而道府或以爱憎为毁誉；访之倅掾，而倅掾或以厚薄为抑扬；询之营弁，而营弁或恶直而喜邪；谏之绅衿，而绅衿道听而涂说，此亦听言之难也。惟吾夫子毗代作桢，仁义匡济，德泽施于四方，声闻溢于海宇。而闽中比者民风之败，士习之偷且卑，将日趋而日下焉，得天使吾夫子一拯救其衰乎？是輿情之所喁望，非一人阿好之私也……

（《左海文集》卷五）

5. 再与总督汪尚书书（节录）

陈寿祺

某再拜谨启，今日省治之急务，又有数端：

一曰：民食宜充。福州连岁水潦荐臻，今年晚获未丰，杂粮大损，冬间米价，较之去岁已增十分之二，延至明春，必加腾涌。若令台米自来岁正月以后连艘接运，则民食流通不虞庚癸。近日新奉符帖，许台米入口贩粿，诚甚善政。乃闻防海所司，遏留船照，责纳陋规，饱其欲壑，然后给遣。舳舻淹阻，愁苦无门，恐商力缘此不堪，群相裹足，则明年春夏，民食大艰，人心汹汹，将忧饿莩。宜急檄泉南有司，各谕米商赴台贩运，仍严饬海口，所经毋得留难，庶几舳舻如云，豫充巢粿。

……

一曰：邪教宜防。今曹、滑乱民所谓天理邪教者，或云即西洋天主教也。西洋夷人最号奸黠，布满中国，以其邪说小利蛊惑愚民，其心叵测。信奉尤酷者，尊之如神佛，饵之及妻孥，妖邪奸乱，不可究诘。福州南郭外亦有天主堂，西洋教人居之，编民未必无从习彼教者。数月以来，曹卫用兵，此间每传偏报，悖谬狂诬，惊骇听闻。讹言日作，不知何来，既非外省州县稟启之词，亦非提塘驿递，编造之述，揆厥所由，殆即出西洋习教之徒，护其党类，潜相传播，虚声遥和，摇乱人心。虽此邦案堵，不足烦远虑，然涓涓不绝，将为江河，不可不留意防微也。

……

（《左海文集》卷五）

6. 守御四策

林昌彝

一、团练民勇，以壮军威也。韩愈有言：“征兵满万，不如召募数千。”盖土人虑害最切，习知贼中短长情形，利一；隘塞之险夷，

径途之远近纾直，又其素所谙悉，利二；仓卒之间，一呼便集，且民勇中均父母、兄弟、伯叔、子侄、亲戚、朋友，利四；贫者出力，富者出财，劳费均而人心平，利五；收召无业贫民，多一杀贼义勇，即少一从贼奸匪，利六。诚能经理得宜，实较之外调客兵为足恃。今宜札飭沿海州县，按所属陆路四乡大小村庄，查明每村共有壮丁若干，作为民勇。村大者或数百名，设立正副团长三四人。村小者或数十名，设立团长一二人。均择力能驾驭村众者充之。下余零星小户，归并大村团长统辖，合数村众至千名以上，设立总团长一二人，择其才望出众者充之。每村造具团长、民勇姓名年貌清册二份，团长自留一份，呈送地方官一份备查。均准制备抬枪、弓箭、刀矛各项器械，延教师在村操习。若无力制买军器，即棍棒亦可备操。其操练之法，分为习抬枪、弓箭者三之一，习刀矛、棍棒各项器械者三之二。每日则各村团长鸣金传集分操。练熟以后，或三五日一操亦可。每月则总团长定期约会所辖数村、大村大操一次。小村各制旗一面，大村则以民勇之多少，各制旗二三面，上书某村民勇字样。团长于大操时，在村鸣金集众建旗，呐喊出村，周历团内各村一巡，一壮声威。地方官亦每月分赴四邻，于各村适中地面调操民勇一次。各团长鸣金建旗，均如前。其阅有技艺优长者，并所辖团长，当场赏给银牌、花红示奖。仍严禁书差不得需索供应，册费亦官为捐办。如需随同行营打仗，必得另行招募义勇，自为一队，选有智略胆气者，作为正副头目统领训练备用。即抽调各村民勇赴营，亦须简其技艺精熟、愿告奋勇者，抽取十之二三；其不愿者听。均须优给口粮，官为制备器械，有功一体升赏。村民不受官吏科派之累，亦不被军营征调之扰，捍卫桑梓，宣力疆场，自无不乐于以事。明季倭寇之变，首犯福建，以及浙直，而延蔓于淮阳，独山东未尝被兵者。由于南方风土脆弱，明初建置卫所废弛，兵力涣散，无可恃为抵御；而瀛、渤之间，风气劲悍如故，寇来获少，所伤亡多，是以转得晏然无事。现在英逆虽有汉奸导引，假使所至有人拒守，贼多损折，亦必不敢肆行侵犯。保障海疆，此为要策。

（《小石渠阁文卷集》卷六）

7. 敬陈六事疏

道光十五年九月初九日

黄爵滋

奏为敬陈管见，仰祈圣鉴事。臣幸生久安长治之世，仰荷皇上特达之知，前由谏垣擢任卿寺，犹蒙特旨训示，仍得建言自尽。此固臣读书筮仕以来，愿竭愚诚之素志也。敢不益切悚惶，勉图报称？臣窃思衮衣虽无阙失之待补，而桑土却有绸缪之宜先。愚者千虑，或有一得。谨就管见所及，列为六事，敬为我皇上陈之：

一、谨天戒以迓洪庥也。臣维自古帝王之学，莫大于敬天，而敬天之学，莫大于谨天戒。天道无言，常视人事以为征应。唐、虞、三代盛时，未尝无灾异之事，而古圣帝王，初不以为讳，此《尚书》所以有克谨天戒之训，而我世宗宪皇帝尤谆谆于省愆修德以承眷佑之恩，圣谟洋洋，诚万世子孙之守法也。臣考《汉书·天文志》曰：“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飭身正事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臣伏念皇上自即位以来，励精图治，澄叙官方，勤恤民隐，恭俭宽仁，虽尧、舜之圣，曷以加此？然比年之间，水旱昆虫，在所多有，岁功不登，民生屡困。顷复有星起自斗口，渐移过天市垣，见者咸以为异。虽阴阳之在天地，亦偶有乖舛之时，而修废之在人事，或不无感召之理。皇上愈厪顾謐之心，弥尽对越之实，内则杜渐防微，日慎一日，则圣躬之已修者益修矣；外则循名责实，安益求安，则圣政之已修者又益修矣。于以仰格天心，下慰民望，休征且为立应，更何灾祲之难弭哉？臣请皇上飭谕钦天监，嗣后将天象簿与晴雨录，一同进呈；又飭谕各省地方官，凡其地面所有灾异，无论大小，务宜据实奏报，毋得隐讳。皇上以时考察，取天文正义，按条核证，求诸内外之故，以斟酌而弛张之，则天庥滋至，而臣民共庆已。

一、广贤路以襄郅治也。臣闻人存则政举，故天下无难为之事，无难为之时，总在得有为之人。历观往史，当开创之时，削乱图功，人才竞出，而庶政亦修明可观。及夫继体之世，则安守常故，人才不出，而庶政亦疲玩不举。岂生才之多寡有独异欤？一则破资格以求

之，而其途甚广；一则拘资格以求之，而其途稍隘也。我朝定鼎之后，开科取士，仍循明制，得人称盛。然乡、会两科之外，如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屡次诏举博学鸿词科，所得真才，如汤斌、刘纶等，皆为熙朝硕甫，一代伟人。煌煌盛举，照耀千古，凡以明为政在人而立贤无方也。且夫见贤能举，举而能先者，君子之所以日长也。见不善能退，退而能远者，小人之所以日消也。不善何以见？察之不厌其密。贤何以见？求之不厌其详。自古人才之弊有二：一在于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者，此科举之弊也；科举弊则科举中之人才已莫能见，况科举以外者乎？一在于名不副实、实不副名，夫名不副实、实不副名者，此保举之弊也；保举弊则保举所可及之人才已莫能见，况保举所不能及者乎？是故求之不严，则冒滥之人众，而患莫大焉；求之不广，则将就之人多，而患亦莫大焉。道在试之有用之学，非文士所得滥竽；录其有用之才，虽布衣犹当推毂。伏求皇上推广用人之法，以收得人之效，谕令中外大臣，各举所知，以备试用，但当绝其奔竞，去其夤缘，方为公忠体国，不负委任。至其求之之法，或特开一科，如从前诏举博学鸿词故事，第不试以诗赋，而试以策论，取其通经史而适于时务者，量才用之，或兼设数科，如汉之经任博士、文任御史、才任剧县等目，分别试之。总之，古法与今不同，臣愚以为用贤者皇上图治之大原，求贤者宰相佐治之急务。伏请饬下大学士、军机大臣等，共筹良法，以广贤路，斟酌议奏，仰候圣裁，聿成盛典。如此则贤才众多，政教修举，列圣鸿规，至今益振，岂独闲行之士足为美谈哉？

一、整戎政以收实用也。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然备之正所以为用也。苟备之而不练，则临事而不可用，与不备同。练之而不精，则临用而不可恃，与不练同。而练之精与不精，则存乎其将之得人与不得人。苟其将之不明于韬略，不娴于技术，则虽日召兵而练之，而其兵且茫然不知所向，又况其偷惰苟安者之不足以作兵气也！又况其克吞粮饷者之不足以服兵心也！故欲求可用之兵，当先求可用之将。以臣近闻山西赵城一事，该处额兵武弁，人人畏缩，在途亦毫无纪律，而带兵武弁，亦逡巡而不敢前，姑息而不能制，是该省戎务之废弛已极，而他省亦大概可推。则是今日之兵，以为备，非不备

也；以为可用，则臣未敢信其尽可用也。夫他事尚可讳不可以为可，姑作侥幸之想，若兵则实试之于死生之地，非我歼彼，即彼歼我，苟必讳其不可用以为可用，则临事而贻误于国家岂浅鲜哉？皇上武勇迈于百王，明察周于万里，尝恐承平日久，天下有弛兵之虞，即位以来，屡飭各省水陆提镇，尽心操练，去岁又特命内臣向齐、鲁、晋、豫各省，亲为简阅，诚可谓不泄不忘，智深而虑远矣。臣愚窃以为整饬戎务，在练兵，尤在择将。现今杨遇春已蒙恩予退，罗思举、马济胜等亦年齿渐登，此外求老成练达、缓急可恃之员，恐不可多得。合请皇上飭谕中外大臣，无论文职武职，文科武科，倘有洞明韬略、娴习技艺者，即令据实保奏，俾得一体召见，皇上择其可用者，大以任大，小以任少，而于旷职恋栈之员，即汰令出缺，毋塞来者充补之路。如是人才奋兴，将皆良将，自兵皆胜兵矣。再者，臣观历代练兵之法，今古异宜，近惟明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纪实》二书所载训练各式，均与目前所用相合，且其法至明至简，为常人所易习，而古来言兵家，亦莫能过。并请旨飭谕各营弁，以后训练，一照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纪实》所载诸式，诸一操演，不惟可以练兵，并可以练将，而将才即出于兵中，不待他求，于以御侮敌忾，可坐制而有余矣。

一、立控制以靖匪民也。臣维国家承平既久，生齿日繁，而土不加辟，于是民多产少，天下不能无失业之民。夫此失业之民皆有身家，不能以无食，而其心智才力又不能废之于无所用也。民有正业，则心智才力，皆管于正业之中，而有所托以得食。无正业，则无所托以得食，遂去而为梟棍，为贼盗，为邪教。一倡而十和，十倡而百和，日积月多，并有业者亦且为所诱胁而从之；党与既众，事端易生。故天下多一失业之民，即天下多一生事之民，天下多一生事之民，即天下多一不治不安之民也。以臣所闻，直隶、山东、山西之教匪，河南之捻匪，四川之咽匪，江西之盐枭，江西、福建之担匪、刀匪，及随地所有不着色目之棍匪、窃匪，地方官虑共生事，未尝不查察，而终莫能使之改革者，无业以管其心智才力而使之得食，故仍狃于故辙也。夫既禁之不从，必且取而诛之，则又安可胜诛？诛其首恶一二人，而余党仍潜匿于地面，或窜伏于他境，而不可以尽，此地方

官治之所以术穷也。然则遂果无术以治之哉？臣以为不在穷治，而在善为控制。今有牛马脱其轡勒，任其散放以自食于四野，势必且蹊人田亩，啖人禾稼，其害滋甚。吾取而络其头，穿其鼻，饲以刍秣，而使之引辕负犁，则必听人指使，帖然就驾，不惟不为人害，夫且大为人用。此臣所谓控制之术也。今之失业匪民，犹之脱去轡勒害人之牛马也；诚能收之，饲之刍粟，施以鞍轡，又何难去其害获其用哉？臣请飭下督抚大吏，谕令地方官，于此等匪民，先宜实力查捕，除已犯重案论治如法外，余皆概予开释，而著其名于册，谕令迁改，取其智力可用者，补编营伍，可资其材勇；次充捕差，可借为耳目；次充城署散役，可备巡守，效奔走。名既隶官，则有所管摄；身既近官，则易为查察。除数项已用之外，仍有余人，或近水而有苇荡可田，近山而有竹木可植，近边而有沙卤可耕，官皆为随时设法，因人立计，务有以广其资生之路，而开其向善之心。如是而犹有不悛，则有严法以处其后，斯控制之道得，而治安在万世矣。

一、飭堆拨以清犖轂也。京城首善之区，京营为天下之表率，理宜严卫密防，加倍整肃。臣查向例，城垣之上则设有堆拨，骁骑营派兵为防守；城下则有马道栅栏，谨其锁钥，禁人出入，步军校领兵为防守。其内外城之街市小胡同，均按里设堆，堆有巡兵，据口立栅，栅有守卒，昼察夜警，集梆传筹。内城则领以翼尉，外城则领以参游。可谓缉暴诘奸，至周至密。无如日久偷懈，百弊丛生，城班旷玩，并不照例轮值，而马道栅栏，亦档木无存，锁钥尽弛。近见有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问其名色，则皆为巡城披甲，而实未曾当班，不过雇人领替，点缀了事。以致闲人亦得登城，窥人房屋，夜行偷窃，重或谋害人命。即如去岁大平仓从城掷落无名男子，虽经申明皆非城班之人，是城上之堆拨，马道之栅栏，无兵可知也。城内外之胡同栅栏，从不见有兵夜为锁闭。其街市之堆兵，则名数并不如额，其僻巷小堆，甚或无兵，夜则更柝不闻，昼则巡逻不见，而营汛官房，亦皆日间有官，夜间无官。所以盗贼得乘间偷窃。如阿禄一案，彼时虽经喊发，该盗尚敢行劫，是街市缉守之无兵可知也。至库班亦莫不废弛，仓堆则房皆倒塌，铅子库则被窃时闻，是仓库之无兵可知也。细访其故，皆由该管员弁，吞饷肥私，

每旗吞侵数十名之钱粮，以供冀尉之私用，而冀尉之档房、海巡，总捕、总巡，亦无不有兼吞之弊。八旗步营皆然，外营之参游亦且相率效尤，以故有堆无兵。即大吏或有闻见，时派稽查，率皆移东补西，或一人领充数名，或暂雇贸易之人支应塞责，彼此包庇，狡狴百出，虽大吏亦无可如何。应请旨飭下步军统领，认真查办，冀尉以下有无吞饷、包班、玩巡、旷守等情，彻底清厘，严参治罪。所有各处之堆房栅栏，有无缺额，或坍塌倾圮，一例修理。再，臣曾任巡城御史，深知盗贼案多而缉获殊少，推原其故，并由兵役通同作奸，名为捕贼，潜且豢贼，而番子为尤甚。合并请旨飭下步军统领及五城御史，一并严查。如该营弁坊徇隐故纵，立即严加参处。如此则辇毂之下一体肃清，奸宄无从混迹，官民皆得相安矣。

一、严剿御以肃夷禁也。臣维中国与外洋互市，原有地界，夷人寸步不得逾越。近来夷人互市既久，渐有玩法藐禁之处，往往好事生端。臣阅邸钞，见旧岁两广督臣卢坤奏，夷船擅入内地，辄敢放炮相拒；今年间浙督臣程祖洛、山东抚臣钟祥又陆续奏，夷船飘入内地，情颇猖獗，何毫无畏俱若此？臣闻近日夷人与中国客商，往来狎习，潜募中国能画者，图绘中国山、川、道里、城廓、驿站形势，又募能书者，录述中国各样情事，大小不遗。其接对中国客商，语言情态，十分骄肆。而历任督抚，又率多顾忌隐忍。此夷人所以得计而日骄也。臣窃谓夷人性情，本难恩感，当以威治。我示之弱则彼强，我示之强则彼弱；我畏其生事则彼益好事，我不畏其生事则彼且帖然无事。且如英吉利夷，远隔重洋四万余里，多寡之势，主客之形，彼何恃而不恐？我何为而不奋？然所以威制之道，不在临时之张皇，要在平日之振作。臣闻沿海水师，率皆老弱无用，军器率多残缺，并不修整；又战船率用薄板旧钉，遇击即破，并不计及夷器之凶利坚固，作何抵御。似此废弛，何以肃边威远？应请飭谕沿海督抚提镇大臣，认真操练水师，修理军器，战船费用，一归实落，方为有备无患。再，臣查粤海关之税，所入者不过百万，而鸦片烟之银，漏出外洋者，不下二三千万。以无用有害之物，毒中国之人而又竭中国之财，夷计之狡莫甚于此；而屡禁不绝者，则皆汉奸为之也。臣闻近来广东抢劫大案，大半以搜查鸦片为由，各关亦以搜查鸦片为名，实则需索客商。